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十七回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

話說十六日，癡珠祇多約了謾如。大家到齊，都是熟人。雖謾如不大見面，然秋心院卻也來過數次。惟荷生、采秋是個初次，便留心細看。那月亮門內一架瓜棚，半熟的瓜垂垂欲墜。中間一條磚砌甬道，兩邊扎著兩重細巧籬笆，籬內一畦菊種，俱培有二尺多高。上首一屋，高檻曲欄，周圍四面臺階三層，階上檐廊。東西各有一門，係作鐘式形。裏面屋子作品字形。西屋一間，北窗下一炕，炕上掛一幅墨竹。兩傍的聯句是：可能盛會無今昔；暫取春懷寄管弦。款書「瀟湘居士題贈」。東屋係用落地罩隔開南北。南屋寬大，可擺四席。北屋小些，就是臥室，繡衾羅帳，花氣襲人。靠北窗下放著一張琴桌，安一張斷紋古琴，對著窗外修竹數竿，古梅一樹，十分清雅。

這日，大家都先用過飯。采秋便將秋痕的琴調和，彈了一套《昭君怨》。紫滄、荷生下了兩局棋。小岑、劍秋、癡珠調弄了一回鸚鵡，就在菊籬邊閑談。接著，紫滄棋局完了，要秋痕唱一枝曲。秋痕又弄了一回笛，天也不早了，纔行上席。荷生首座，紫滄、小岑、劍秋、謾如，以次而坐。癡珠要讓采秋上首，采秋自然不肯，仍借秋痕打橫下坐。也是一張大月桌，團團坐下。

荷生見上面新掛的橫額，笑道：「癡珠的書法，也算是一時無兩的。」癡珠也笑道：「還是我癡珠的樣子，總不是摹人呢。」荷生道：「以後有這些筆墨，我替你效勞何如？」癡珠不答。

采秋笑道：「魚有魚的目，蚌有蚌的珠，你要把蚌的珠換魚的目，魚怎麼願呢？」癡珠含笑要答，劍秋拍掌大笑道：「癡珠！他道你是魚目混珠，你該罰他一鍾酒！」癡珠笑道：「我這珠本是癡珠，不是慧珠，就憑他說是魚目，卻還本色。」采秋急起來，說道：「人家好好說話，劍秋搬弄是非，我不罰你一鍾，倒教癡珠心裏不舒服。」

癡珠道：「算了，我們行一令吧。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」小岑道：「你們要弄這個，卻是大家心裏不舒服了。那一天，芙蓉洲酒令，教我肚裏字畫都搜盡了。」癡珠問：「是甚麼令？」紫滄就將合歡令大家說的八個字，告訴癡珠。

荷生因說道：「你想還有沒有呢？」癡珠低頭半晌，說道：「簪字、蕊字、棘字何如？」荷生道：「祇是冷些。」采秋道：「我還想一個，是口字。」大家齊贊道：「好！」秋痕道：「口字、竹字不好麼？」癡珠笑道：「口邊是口，竹邊是個，你不懂。」秋痕紅了臉，又說道：「菲字、翡字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他是要挪移的，菲字、翡字能夠挪移得動麼？」

秋痕道：「這就難了。」便敬了大家一巡酒，吃幾樣菜，幾樣點心。便向荷生道：「你想是行甚麼令好呢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有個令，就費心些。」秋痕道：「你不要又叫人去講甚麼字，我沒有讀半句書，肚裏那有許多字畫呢！」采秋笑道：「我曉得，你肚裏沒有他們的字，也還有我們的字。如今行個令，我們佔些便宜吧。」便喚跟的老媽上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回去向紅豆說，到春鏡樓下書架上，把酒籌取來。」

少頃，老媽取來。眾人見是滿滿的一筒小籌，一根大籌。采秋先抽出大籌，給眾人看。見籌上刻著「勸提壺」三個篆字，下註有兩行楷書是：「此籌用百鳥名，共百支，每支各有名目，掣得者應行何令，籌上各自註明，不贅於此。」大家傳看一遍。

采秋把小籌和了一和，遞給荷生，教他掣了一枝。荷生看那籌，一面刻的隸書，是「鳳來儀」三字。傍註兩行刻的楷書是：「用《西廂》曲文，『鳳』字起句，第二句用曲牌名，第三句用《詩經》，依首句押韻。韻不合者，罰三杯。佳妙者，各賀一杯。」一面刻的隸書是「鴛鴦飛觴」，傍註一行是：「用曲文『鴛鴦』二字，照座順數，到『鴛鴦』二字，各飲一杯。『鴛』字接令。」荷生看畢，也傳給大家看過。

秋痕道：「此令，我怕是不能的，祇好你們行去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曲子總熟的，祇是《詩經》這一句難些。」紫滄道：「這一句《詩經》，還要依著上句押韻哩。」小岑道：「就是《西廂》曲文，能有幾個『鳳』字？」秋痕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管，祇要講甚麼《詩經》，我便麻經也沒有，又有甚麼絲經！」說得大家大笑了。采秋道：「我們搜索枯腸，恐怕麻經是沒有，《詩經》倒還有一兩句呢。」

荷生道：「我先說一個吧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總是他捷。」癡珠道：「你說吧。」荷生欣然唸道：

「鳳飛翱翔，《朝天子》，於彼高岡。」大家都嘩然道：「好！」癡珠笑道：「我們賀一杯，你再說『鴛鴦飛觴』吧。」於是大家都喝了一杯酒。荷生也陪一杯，說道：「我的飛觴，也是《西廂》曲文：

正中是鴛鴦夜月銷金帳。」

荷生並坐是癡珠，癡珠上首是謾如，謾如上首是紫滄，紫滄上首是劍秋。紫滄、劍秋恰好數到「鴛鴦」二字，二人便喝了酒。紫滄就出座，走了幾步道：「這不是行令，倒是考試了！」荷生笑道：「快交卷吧。」

一會，紫滄道：「有了！」

他由得俺，乞求效鸞鳳，《剔銀燈》，甘與子同夢。」大家說道：「豔得很！」荷生道：「這是他昨宵的供狀了，可惜今天琴仙沒有來，問不出他怎樣乞求來。」紫滄笑道：「不要瞎說，喝了賀酒，我要飛觴哩。」癡珠笑道：「賀是該賀，祇是你有這樣喜事，不給人知道，也該罰一杯！」采秋道：「你們盡鬧，不行令麼？」於是大家也賀一杯。

癡珠必要紫滄喝一杯，紫滄祇得喝了，便說道：「我用那《桃花扇·樓真》這一句：

繡出鴛鴦別樣工。」

一數，「鴛」字數到秋痕，「鴦」字數到小岑。二人喝了酒。秋痕向小岑道：「你先說吧。」小岑道：「你是『鴛』字，該你先說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替秋痕代說一個。」采秋道：「那天代倩有例，罰十鍾！」癡珠祇得罷了。秋痕就自己低著頭，想了半晌，喚跛腳裝了兩袋水煙吃了，纔向荷生道：「《詩經》上，可有『視天夢夢』這一句麼？」荷生道：「有的。」秋痕便唸道：

「這不是泣麟悲鳳，《雁過南樓》，視天夢夢。」癡珠道：「錯韻了。『視天夢夢』，『夢』字平聲，係一東韻。」秋痕紅著臉，默默不語。

荷生便笑道：「這也是他的心思，他是從『這不是』三字想下，祇是太衰颯些，又錯了韻，我替他罰一鍾酒吧。」於是喝了一杯酒。小岑便說道：「他是從來沒有弄過這些事，能夠湊得來，就算他聰明了。如今說個飛觴吧！」秋痕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「羨梁山和你鴛鴦塚並。」

癡珠瞧著秋痕發怔。荷生道：「秋痕怎的，今天儘管說這些話！」秋痕不語，大家自也默然。

轉是采秋替他數一數，是謾如、紫滄二人喝酒。謾如便笑道：「如今卻該是我說，怎好呢？有了這一句，又沒有那一句。我倒情願罰十杯酒，不說吧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卻不能。」大家也說道：「願罰，須罰一百鍾。」謾如見大家都不依，祇得抓頭挖耳的思索。

大家卻吃了一回酒，又上了五六樣菜，點了燈，謾如纔說道：「我湊了一個，祇是不通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不用謙了，說吧。」謾如便唸道：

「是為嬌鸞雛鳳失雌雄，《五更轉》，淒其以鳳。」癡珠道：「怎的你也說這頹唐的話？」謾如道：「我也覺得不好。」荷生道：「好卻是好的，也渾成，也流美，祇像酸丁的口氣，不像你的說法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儘管講閑話做甚麼呢？請謾如飛觴吧。」

謾如數一數，說道：

「翅楞楞鴛鴦夢醒好開交。」「鴛」字是秋痕，「鴦」字是采秋。

秋痕數不清楚，怕又輪到自己，便說道：「怎的又說起《桃花扇》的曲文呢？」謾如道：「《桃花扇》曲文不准說麼？」秋痕

道：「紫滄纔說的《棲真》，你如今又說《入道》，真是要撮弄我麼？」采秋便笑道：「秋痕妹妹，『鴛』字是輪著我。」

便瞧著荷生、癡珠，唸道：

「你生成是一雙跨鳳乘鸞客，《沉醉東風》，令儀今色。」大家同聲喝一聲：「好！」采秋笑道：「既然是好，就該大家賀一杯了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該喝。」劍秋道：「怎的偏是他兩個人，便說得有如此好句？」紫滄便接著說道：「可不是呢！又冠冕，又風流，實在是錦心繡口，愧煞我輩。」大家都滿賀了一杯。

采秋說道：「聽著！鴛鴦飛觴；又顛倒寫鴛鴦二字。」「鴛」字數到癡珠，「鴦」字數是讓如，二人都喝了酒。

癡珠也不思索，說道：

「便如鳳去秦樓，《四邊靜》，謂我何求。」小岑道：「好別緻！」荷生道：「也蕭瑟得很，令人黯然。以後再不准說，恁般冷清清的話。」癡珠便說道：「這也是題目使然，我們記的《西廂》曲文，總不過是這幾句，萬分揀不出吉語來，我說個極好的鴛鴦吧：

他手執紅梨曾結鴛鴦夢。好不好呢？」讓如道：「也該有此一轉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我另賀你一杯吧，祇是又該我重說了。」

采秋說道：「他有此一番好夢，大家公賀他一杯，也是該的。」秋痕便替大家換上熱酒，先喝一杯，請大家乾了。

荷生喝了兩杯，癡珠自己係「鴦」字，也喝一杯。祇見荷生瞧著劍秋，唸道：

「好一對兒鸞交鳳友，《耍孩兒》，自今以始歲其有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好極！旖旎風光。方纔說的，總當以此為第一。」劍秋道：「尖薄舌頭，有甚麼好呢？」小岑笑道：「善頌善禱，彩波今天若在這裏，便該喝了十杯喜酒，你還說不好麼？」大家也有曉得劍秋的故事，也有不曉得的，卻通笑了。癡珠道：「就這個令論起來，自然是絕好，用那句《詩經》，真是有鼎說解頤之妙，大家滿飲一杯吧。」

眾人飲過酒，又隨意吃了一回菜。荷生說道：「聽我飛觴：

雙飛若注鴛鴦牒。」數了一數，「鴛」字是劍秋，「鴦」字是采秋。采秋瞅著荷生一眼。荷生道：「我替你喝一杯。」秋痕道：「令不准替，酒也不准替，采姐姐喝吧。」采秋喝了。

劍秋拈著酒杯，說道：「我祇道輪不到我了，如今《西廂》曲文的『鳳』字，都被你們說完了，教我說甚麼呢？」沉吟一會，向秋痕道：「你不要多心，實在是《西廂》『鳳』字，我祇記得這一個。」便唸道：

「我祇道怎生炮鳳烹龍，《五供養》，來燕來宗。」荷生噴道：「妙妙！三句直如一句。」採秋道：「這個越說越有好的來了，祇可惜《西廂》『鳳』字太少些。」於是大家也賀一杯。

劍秋便向秋痕笑道：「我教你再講個好的吧：

我有鴛鴦枕翡翠衾。」「鴛」字是秋痕，「鴦」字是小岑。秋痕道：「我是不會這個的，你何苦教我重說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多想一想，總有好的。」

小岑喝了酒，秋痕將杯擎在手上，卻默默的沉思了好一會工夫，又將酒擱在脣邊。癡珠道：「怕冷了，換一杯吃吧。」秋痕道：「我如今不說冷的。」大家聽說，都笑起來。

秋痕怔怔的看。癡珠說道：「我是怕你酒冷，不管你的令冷不冷。」秋痕自己也覺好笑起來，便說道：「得了：

非關弓鞋鳳頭窄，《聲聲慢》，願言思伯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這卻好得很！」采秋道：「秋痕妹妹真是聰明，可惜沒人教他，倘有人略一指點，他便沒有不會的事了。」

劍秋道：「這句《西廂》，是極眼前的，怎麼我先前總記不起？」荷生道：「秋痕有此佳構，大家都要浮一大白。」便教丫鬟取過大杯，眾人痛飲一回。秋痕也陪了三小杯，說道：「小岑沒有輪著，如今輪著小岑收令吧。

恨不得繞池塘摔碎了鴛鴦彈。」「鴦」字是荷生，荷生喝過酒。

小岑一手拈酒杯，一手指著秋痕道：「我好端端的輪不著，你偏要說出許多字來，叫我獻醜。如今《西廂》上的『鳳』字，更是沒有了，怎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我就不說許多字，也要飛著你，不然，怎樣收令呢？你聽：

拆鴛鴦離魂慘。不是你麼？」小岑喝了酒，走出席來。大家道：「休跑了。」小岑道：「我跑是跑不了，容我向裏間床上，躺一會想吧。」大家祇得由他。

此時天已不早，約有八下多鐘了，大家俱出席散步，說些閑話。荷生將箸敲著桌，說道：「小岑，要撤場了，你還不交卷麼？」小岑緩緩的出來，說道：「曳白吧。《西廂》這一句，我找來找去，先沒有了，還說甚麼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喝了一大鍾酒，我給你一句吧。」小岑道：「你要騙人，《西廂》那裏還有『鳳』字？」采秋道：「你儘管喝酒，譬如沒有，秋痕妹妹做個保人，我喝兩大杯還你。」小岑道：「我喝，我喝！你說吧。」秋痕將大杯斟滿，小岑喝了。

采秋道：「我替么鳳妹妹，畫個小照，好麼？」小岑道：「你騙我喝了酒，竟說起這樣話來，好好的唱兩大鍾，我饒你去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說我沒有這一句曲文麼？你們通忘了，那《拷艷》第五支，不是有『倒鳳顛鸞』這一句麼？」大家都說道：「眼前的曲文，怎麼這一會沒一個記得呢？」小岑道：「得了，我替你兩個，預先畫出今夜情景吧：

倒鳳顛鸞百事有，《一窩兒麻》，好言自口。」采秋道：「呸！狗口無象牙，你不怕穢了口。」

荷生笑而不言。大家都笑說道：「小岑這個令浪得很，好好的說一個飛觴解穢吧。」

小岑笑著說道：「劍秋、紫滄喝酒。」

誰擾起睡鴛鴦被翻紅浪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四句卻是一串的。」采秋笑道：「好意給你一句，你就這樣胡說了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你今夜不這樣，我說我的令，也犯不著你，你恁的心虛？怕是昨天晚上就這樣了。」采秋急起來，要扯小岑罰一碗酒，小岑跑開了，通席一場大笑。

丫鬟們遞上飯，大家吃些。漱洗已畢，鐘上已是亥末子初。梅、歐、洪三個便先散了。荷生、采秋同車回愉園去，癡珠和秋痕直送至大門，重復進來。秋痕牽著癡珠的手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你的車和跟班，打發他回去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喝碗茶走吧。」秋痕默然。正是：

好語如珠，柔情似水。

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